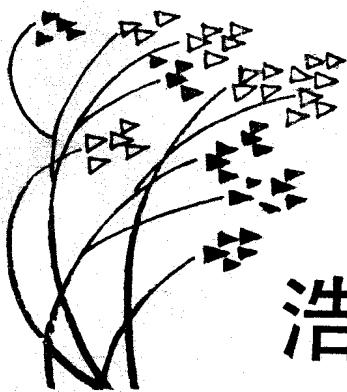




浩然选集

—



# 浩然选集 1

百花文艺出版社

**浩然选集（一）**

浩 然

---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天津市赤峰道124号)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181/2 插页4 字数404,000

1984年5月第1版 1984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3,000

---

书号：10151·715 定价：(平)2.95元(精)4.20元

## 出版说明

浩然是建国后成长起来的、有成就的作家。他曾以反映中国农村伟大变革的短篇《春歌集》、《幼苗集》和长篇巨著《艳阳天》等闻名于世。粉碎“四人帮”以后，他自觉地深入农村生活，潜心地对艺术进行新的探索，创作出一大批优秀的新作，取得了可喜的新成就。

他的早期作品，已由春风文艺出版社陆续出版《浩然文集》。《浩然选集》，是从他一九七八年以来创作的新作中编选而成的。

选集分三卷：

第一卷：包括对建国后农村生活回顾的长篇小说《山水情》、中篇小说《浮云》；

第二卷：包括七个中篇小说；

第三卷：包括十个短篇小说，二十二个儿童故事，四部儿童中篇小说，以及三篇散文。

为一批有成就的中年作家出版选集的工作，在我社已经开始，盼能得到读者和文学研究工作者的大力支持与指正。

百花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十六日

## 序

最能够赤裸裸表现和暴露作家一切的东西，莫过于他的作品。“选集”编成，奉献在读者面前，同志们会通过逐篇审阅而渐渐地了解一切，无须乎再累赘什么注释样的文字。

可是，此时此地的我，却有些心里话，极想跟关怀我的人倾吐倾吐。

几十年间，曾给出版社编过几十本集子，唯有这一次非同一般。……

每个作家都有他创作生命最旺盛的“黄金时代”。因为受着主观和客观条件的制约，各自在旺盛期的旺盛程度与长短不尽相同，于是出现了大家、名家和普通作家的区分。正如山野间的绿色植物，乔木有乔木的旺盛期，灌木有灌木的旺盛期，小草有小草的旺盛期；就连泉边石缝的青苔，都不辜负生命及时光的恩惠，而奋发生长！

我本来属于一个普通的农民，以后又成为一个普通的作家；在我的普普通通的创作生涯之中，同样有过自己的旺盛期。只是从立志文学之时起，又花了近八年的日月，补习一个作家不可缺少的文化知识，致使我的创作旺盛期，比同时代一些朋友迟来一步，恰恰赶上了我们国家的可谓多事之秋：各种连绵

不断的政治运动，占去不少写作时间；接着便是旷日持久的文化大革命，竟有整整五年岁月，干干净净地放下了笔！对一个正处在创作旺盛期的作家的时间荒芜，岂能用数字计算？

我不是个天才。民间文艺的熏陶，农村新生活的鼓舞，解放后当家做了主人的自豪感和责任感，促使我树立起当一名人民群众的作家的志气。这志气，为的是描绘我们农民自己的人与事，述说我们农民自己的心里话。为实现这一个辉煌美妙的目标，我自强自信，刻苦努力，掏心无愧地说，几十年来，除去深入生活和伏案读书、写作，我没有贪求过别的爱好和享受，把自己的全部青春和精力，都献给了文学事业。回顾以往：成绩是有的，我为一个半文盲的农民“成名成家”的梦想实现而自豪，为自己的作品记录下一些时代的面影、发生了一些历史的作用而自慰；同时损失也是有的，最重要的损失，是我的勤奋和一点智慧没有得到充分地发挥和利用。但我毫不哀怨。是社会主义的新时代给了我走上文学道路的权利，没有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胜利就没有我；党在指导革命进程中，如若不走那些弯路，我会比现在的业绩大些、状况好些。我永生永世都不忘恩负义！

一九七六年的春寒时节，为逃避政治风暴，我躲进三〇一医院。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睡病床，第一次亲眼看到曾经有过非凡过去的英雄人物，怎样走上生命的终点。忽然间，有那么一个冷风呼啸的深夜，我凄凉地感到自己的艺术生命的旺盛期过去了。当时正在壮年的我，终日里把大半精力消耗在忧国、忧民、忧己的苦闷与自危、自卫上面，把主要的时间支付给政治活动、迎送外宾等等的奔忙上面，这哪里还象个作家呢？这怎么能够让自己心神宁静下来写作，又怎么能够写出使自己和读

者满意的作品呢？如此下去，现状不改，艺术之树的枝叶，实际上已经凋零枯干，等于创作生命的结束。我深为前途茫茫，而灰心丧气。

就在这一年的金色秋天，发生了标志文化大革命结束的粉碎“四人帮”的奇迹，十亿中国人民的政治生活开始了新的重大变化。我为之轻松，为之振奋，一下子对许多重要的人生世事问题有所醒悟了！于是，从内心萌发起一股子要把失去的时间捞回一些的强烈念头：挣扎、拚搏，让创作生命的旺盛之火，再度燃烧起来！

能不能把这样的“念头”变成实际呢？经过冷静地思考，我认为能够做到这一步。尽管年纪大了，身体不好了，但是我的有利条件还是有的：

第一、在以往的政治颠簸中，消耗了一些不该消耗的时光，但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来讲，我也受到思想锻炼，获得正反两方面的革命实践经验，提高了觉悟，认清了许多是非曲直，有了明确而坚定的人生主见，马克思主义信仰在我的心里扎深了根子。这是我创作生命的灵魂之灯！

第二、道路走得长了，阅历比过去丰富了；既有顺风，也有逆流；既有平坦，也有崎岖；既有翱翔，也有跌落……此间，体验了各种各样的事情，认识了各种各样的人物，品尝了各种各样的人生滋味儿。所得所获，都蓄在脑海，没机会动用过。这些是我创作生命之灯的油的源泉！

第三、我不是天才，但具有一定的文学才能。练写了近三十年，发表了几百万字的作品，摸到了一些艺术规律，积累了一些实践经验，手熟笔熟。这样，就有可能较为自如、巧妙、合理地支配自己的时间和精力，把钢使在刀刃上，把油真正地

倾注在艺术创作的灯盏上！

如此等等，信念和信心把我鼓动起来。我开始了新的奋斗。我决定通过扎扎实实的社会生活实践和艺术创作实践，来总结以往的经验教训，探索未来的前程，以达到重新认识社会，重新认识文学，给自己开拓一个创作道路新阶段的目的。

这期间，我动手做起三件具体的事情：首先回到生活基地，跟老房东和基层干部一起“反省过去，思考未来”。即拿今天提高了的思想水准，重新评价我们共同经历过的以往的农村生活，在这样的前提和基础上，继续丰富新鲜的农村生活。第二、浏览世界名著，扩大自己的艺术视野，用来比较我国的创作现状，作为重新认识文学的参考。第三、把自己出版的作品，逐字地看一遍，结合对社会生活和文学的重新认识，默默地对自己走过的脚印评长论短，尽可能地自知自明，让步子迈正，坚定地朝着既定的目标走自己的路。

这期间，我给自己订下的戒律是：“甘于寂寞，安于贫困，深入农村，埋头苦写”。贪恋大城市文艺界的热闹，喜欢出头露面的浮名，就不会甘于寂寞，就难以真正地深入到农村生活中去。所谓“贫困”，是相对而言的。出版了大量作品而没有得到稿费的我，在稿费制度恢复后的今天，如若不自觉地抑制捞一点钱用的欲望，就可能粗制滥造，不能做到埋头苦写。

在重新认识社会和重新认识文学的过程中，我一面生活，一面学习，一面写作，同时回顾以往、探索今后。尽量头脑清醒地坚持自己认为正确的东西，割弃自己认为不正确的东西；既不让自己僵化，也不让自己随风摇摆打转。艺术实践的时候，我企图使自己的创作脚步遵循着这样的线路：在内容上保持自然真切，不断地往生活的深广处开掘；在形式上发扬民族



化、大众化的传统，不断地向艺术的完美处求索。

我从以往和今天的现实生活中，切取一些过去没有接触过的新的题材，写了一些我笔下未曾出现过的新的人物。但是“万变不离其宗”。这宗旨，即“写农民，给农民写”。

我自觉自愿地坚持写我所熟悉的农村生活和农民，坚持作品的宣传和教育作用。经营多年的农村的“两垅地”，是我的优势所在。我惯于扶犁杖、耧锄杠，不具备“开拖拉机”的本领。“两垅地”以外的地盘再宽广肥沃、再能“发财”，我也不敢冒发贪心去大面积播撒。我只想，也只能把全部的肥、水和力气都花在“两垅地”上，才较有把握地收获我应当收获的成果。天底下没有一个作家不是在搞宣传和教育；提笔写作的时候，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宣传自己的某种观点，都希冀读者赞同和接受自己的某种观点。我如今思考的是：如何把“宣传”和“教育”做得更加艺术化、形象化，如何使自己的观点象春天的雨水那样，点点滴滴地渗入人们的心田。这是我对读者的尊重，对读者的爱戴，对读者的信心！

歌颂，是我创作的主调。写了《山水情》、《浮云》、《老人和树》等三部再现历史失误内容的长篇和中篇，既不出于发泄，也不为着展览，更不是妄图投机。我写它们的目的全在艺术地反映时代的教训，让人们警觉，不再重蹈旧辙。在这样的作品里，我把主要笔墨使在歌颂先进的、正确的、可敬爱和可同情的人物身上。同时，我也没忘记或忽略另一面，即时代给人们带来的进步和益处。写作《姑娘大了要出嫁》、《能人楚世杰》，以及《火车上》、《误会》这类抨击时弊的中篇和短篇，为的是起点扶正压邪的作用。执笔的时刻，我同样怀着深切的同情、真挚的敬仰而歌颂了农民群众的优良品行与斗争精神。这两类作

品的产生，是我艺术道路向前延续的一点显示，绝非属于另僻蹊径的表现。

我从来没有否定我的过去。我不会改车易辙！

生活是发展变化的，看作品的读者心理和欣赏习惯也在变化。因而，艺术表现形式必须相应地随着变化。我意识到这一点，尽力地改进和提高。但是，我觉得艺术表现形式的变化不能脱离本民族的文学艺术的基础，也不能离开作家自己的素质和可能。完全抛弃了本民族的文艺传统，那就不成其为中国的文学艺术了；彻底地撇开作家自己已经形成的个性特点，那就等于没有了自己。

我在改进自己的艺术表现手法和形式过程中，不忘记写“自己味儿”的作品：一面写，一面惦记着喜欢我的作品味儿的那些读者，难免有“瞻前顾后”之弊。所以我的艺术改进不仅迟缓，而且效果不显。但是，我觉得稳步地移动，心里有底，踏实，也容易妥善。当然，艺术表现手法的革新和丰富，是我以后的“主攻目标”之一！

.....

六年多的光景过去了，呈献给读者的这几卷选集，就是这个阶段里主要创作成果。我自以为，它们是我创作生命之火再度燃烧的成果。尽管这火是微弱的，如若我当时不觉悟和不咬着牙去做上述的挣扎和拼搏，或在大时代变革面前徘徊，或因一点暂时的挫折而消沉，那么，光阴流水，瞬间即逝，六年的宝贵岁月，在我个人的历史年表上，将是一个空白。

这次来天津，主要目的是养病，然后到津郊农村去。天津的远郊区宝坻是我的祖籍，蓟县是我的故乡，许多亲人和战友，至今都生活在那块土地上。我打算到那块土地上跟他们叙

叙旧、谈谈心，共同活动一段日子，取得他们的支持，以便写完我寄托着希望的自传体长篇小说。同时兼做两件事：一是按约定为百花文艺出版社把近几年来写的中篇小说汇编在一起；一是参加《新港》编辑部为纪念出刊一百五十期而举行的笔会活动。到达之后，文艺界的朋友给了我热情接待。同时赶上百花文艺出版社在改革中大展宏图。其中一件令人感到有气魄的事情，就是要为一批中年作家出版选集。社长谢国祥同志和编辑刘国玺、孟淑湘、刘国良同志鼓励我跻身于这个光荣行列里。这对我无疑是厚爱，也是极大支持。但在开始，我因恐这样做与春风文艺出版社正在编印我的文集重复而有点儿踌躇。后来，几位好友商量一个办法：既然春风文艺出版社的“文集”是从第一本书《喜鹊登枝》编起，截至文化大革命结束的作品为止，那么，百花文艺出版社的这个“选集”，就专从粉碎“四人帮”以后的新作中编选。这样就互不相扰了。

我很高兴这样做。这样做给我提供一个机会：集中地向关心我的读者、同志和朋友们，做个汇报——我这几年是怎样生活和写作的。借此求得批评、帮助。众人捧柴加油，使我的创作生命之火，接着燃烧下去，燃烧得长久些、旺盛些！

一九八三年三月三十日草于天津睦南道

# 目 录

## 第一卷 长篇小说

山水情 ..... (3)

## 第二卷 (上) 中篇小说

浮 云 ..... (437)

---

# 第一卷

长篇小说

---





# 山 水 情





上